

紫琅
诗会春天里，
写一封家书
给杜甫

◎马国福

杜甫并没有走远
他如氧离子
隐匿在我们周围
车站 码头 街心 菜市场
他站在水电煤气抄表箱前
精确计算这个时代的冷暖
变迁

他从课本里站起来
如一缕烟尘隐入人间
尽管他没有手机微信朋友圈
可是每一栋高楼大厦的金属
根基

我们向他鞠躬致敬
就像我们面对父辈亲人
其实，他一直没有远去
就在我们黄皮肤下的血管里
流淌
浇灌眼前的山河 田园 粮食
谷物

这个春天，我想写一封家书
告诉他，家门口的河流绿色的
表情里
涌动着草木葳蕤的心跳
花不再溅泪 鸟不再惊心
千年风霜落尽 万里狼烟消失
每一个中国人的血管
就是杜甫最后的温暖城墙

2023年3月28日清晨

还有什么
要挑走

◎闻茂

大海带着涛声已经远去
盐碱地上咸湿的空气
平添几分苦涩
挑担男子的影子越拉越长

还有什么要挑走
大海的叹息、天边的白月光
和荒芜的岁月，那些无力的
事物

在广袤的盐碱地上
勒出鱼鳞一样的伤痕
一根宽扁担，两个圆箩筐
颤颤巍巍，挑着土地的羁绊

还有什么要挑走
零乱的乡音、早熟的果实
和未播的种子，即将发生的
坠落

在急促的脚步声中
春风加快了灵魂的复苏
一个男子，听到远方的几声
鸟鸣
高高低低，踏上云彩的金翼



桃花的心事

◎甘梅仁

嵌入与融入

◎林小森

去长江中央的江心洲创办扎染作坊后，各种意外令女友凌志头疼不已。

她出门办事，前脚发动汽车，村里的顽童后脚就翻过竹篱笆，进入她的院子四处翻看。融化靛蓝颜料的水缸，顽童们好奇地捞取蓝色的颜料水，接着，扬起这蓝巴掌，吓唬凌志养的走地鸡。鸡张皇地从篱笆上跳出去，等凌志回来，费了老大劲儿满村追鸡，才把鸡赶回来；回头一看，连她家白墙上都印满了杂沓的手印儿，蓝色的，大大小小，毫无章法地重叠在一起；扎染好的布匹，不少地方也出现奇怪的褪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回，凌志上演了“去而复返”的好戏，顽童们终于被她抓到现行：小家伙们在鼓荡的布匹中躲猫猫，追来跑去，还捞起湿布蒙住脸，仿佛这样一来，别人就找不到他。凌志气得够呛——扎染用的植物染料尚未固色，正在晾干的布蒙上汗气腾腾的小脸，面料上就有一个巴掌大的圆块，颜色比别处稍浅。凌志找领头孩子的爹娘说理去，人家赔了100块钱，说：“你一个做老板的跟小孩计较这点事？上次你家的鸡飞到竹林里，还是左邻右舍帮你逮回来的！”

凌志不胜其扰，甚至有了关掉染坊、退租回城的念头。听了她的

一只挂钩

◎汤凯燕

若非墙面介绍，我不会抬头去看美术馆屋顶，也便见不到这个大名鼎鼎的衣帽挂钩。木质挂钩无甚稀奇，同时期生产出来的兄弟姐妹无数，早已化为历史尘埃，而它的机缘如《醉千年》歌词“就只看了你一眼，就已确定了永远”。它被看见、被选择，拥有了新身份，青蛙变王子，为各大美术馆作为贵宾，珍而重之。多么奇妙的经历呀！我仰头端详衣帽挂钩，试图看出不一般，然而，它的确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挂钩。

选择它的人是杜尚，一个风度翩翩的法国人。他一生中甚至没

遭遇，我就把另一个建筑师朋友回乡造屋的故事讲给她听：八年前，阿全回乡造屋，为了气派，他在村屋缝隙中造了一栋玻璃房子。整个村落的房子颜色都像麦芽糖，他的房子像嵌入其中的一块单晶冰糖。阿全在全透明的屋子里作画、会友、饮茶，一举一动都被村人看见。

缄默又骄傲的阿全靠着读书从乡村走出去，到同济大学学建筑，又去美国读博士，他自以为回乡造屋会成为这里的审美地标，会把这里的老房子比衬得十分黯淡与落后，他以为叔伯侄儿们一定会上门来求他设计新屋。

他想多了，远亲近邻都待他十分冷淡。有一阵，他因为手头的项目比较多，有大约半年没有回乡，等回来时，发现院子里杂草过人、玻璃房子有一面墙体全部布满了雪花般的裂纹。这是严寒酷暑的结果，还是有人敲击墙体使玻璃的内部产生应力，已无从查证。

那一次，父亲跟他一起回乡的，看到这间与周遭景物格格不入的玻璃屋，父亲说：“想回来常住，就要当这地方的人。干脆，造一间冬暖夏凉的新屋吧。”

正好，多家邻人也在拆旧屋，父亲就带了阿全去，递糖递烟，以极低的价格买了别人拆下不要的老瓦和老砖，雇了粉碎机，把这些有年头的

残缺砖瓦都粉碎成小颗粒，再压制成薄板，接着，这种暖褐色的、会呼吸的建筑材料，用来装饰阿全家重要的背景墙。卧室、客厅、书房，都用了这种“百家墙”。依照父亲的主张，阿全还在翻修的新屋门口，做了超宽的避雨门廊，铺了杉木地板，主人可以在这里休息、工作、望景，村人也可在这里剥豆、理菜、谈天。

造完屋，阿全在老家完成了浑然融入。在门廊上，阿全与村里的嫂嫂婶婶喝过茶、谈过天，诉说过城市生活的不易后，无论阿全离开多久，他家的院落与房屋都完好无损。后来，县里搞“美丽乡村”试点，阿全的房子还成了样板房。

回乡的路并不像城里人想象得那么平坦，开民宿、开染坊、做艺术孵化基地，把这一份与乡野高度融合的事业做下去，就要想一想，自己是以一个“外人”的心理来嵌入，还是要喝这地方的水、吃这地方的米，与这地方的人声息相通、荣辱与共？

以凌志为例，她满可以发动村里的人种蓼蓝，收购他们发酵的染料；利用孩子的好奇，开设假日小课堂，手把手教他们做扎染手帕与围巾；甚至，杀了鸡，请左邻右舍一起来聚餐，并留下鸡毛给孩子们做毽子……当她尝试与这个村子高度融合时，创业的阻力也会消散一大半。

有画过多少作品，却用观念撬动西方艺术的根基。这个衣帽挂钩，原本在其应有的位置，履行它应尽的职责。然而，杜尚偏要把它高置于空中，离开功能意义，使它无意义，由其无意义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意义。

杜尚另一件惊世作品，是定名为“泉”的小便器。此物件送往展览馆，连最前卫的艺术家都感到不安。几乎是公然挑衅，艺术什么也不是！小便器被拒绝展出，然而这一行为却深深刻在美术史中，如一块大石头投入湖中，激出波澜。

照片中，始作俑者杜尚慵懒闲散，看起来与世无争。一个内心叛逆、挑战规则的人往往是尖锐的、锋芒毕现的，杜尚却不是。这个好脾气先生从不把艺术当回事，避开任何圈子，宁可丢下艺术去下棋。但他时不时又要去挠艺术的痒痒，如顽皮的孩童，使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又舍不得去责罚。

我站在美术馆大厅，眼底里满是斑斓华丽或诡异怪诞的现当代作品，杜尚的挂钩如同扫地僧，质朴无华。我看了它很久，从不解到似有所悟。

玉兰
一瓣心窗
片羽